

代售處

北京 中華書局  
 上海 商務印書館  
 南京 中央書局  
 漢口 華中書局  
 廣州 中華書局  
 重慶 中華書局  
 成都 中華書局  
 昆明 中華書局  
 西安 中華書局  
 蘭州 中華書局  
 西寧 中華書局  
 迪化 中華書局  
 哈密 中華書局  
 喀什 中華書局  
 和田 中華書局  
 阿克蘇 中華書局  
 庫車 中華書局  
 焉耆 中華書局  
 吐魯番 中華書局  
 哈密 中華書局  
 鄯善 中華書局  
 哈密 中華書局  
 伊寧 中華書局  
 塔城 中華書局  
 阿勒泰 中華書局  
 石河子 中華書局  
 昌吉 中華書局  
 阜康 中華書局  
 奇台 中華書局  
 吉木乃 中華書局  
 木壘 中華書局  
 鄯善 中華書局  
 哈密 中華書局  
 伊寧 中華書局  
 塔城 中華書局  
 阿勒泰 中華書局  
 石河子 中華書局  
 昌吉 中華書局  
 阜康 中華書局  
 奇台 中華書局  
 吉木乃 中華書局  
 木壘 中華書局

# 晨報副刊

號七九二第年三二九一

## 開博思博士論直覺

(Dr. C. U. Ariens Kappers on Intuition)

江紹原述

過去和現代西洋哲學界，用「直覺」這個概念的人頗多。其中最為我國人所知者，無疑是法國的柏格森學派。

佩樂柏格森的中國著作，近來頗寫了些介紹他的學說的通俗文，而且譯了好幾種他的書籍。直覺之名，因而頗流行於我國的思想界。梁漱溟先生甚至於用之為「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裡的一個主要觀念。

從若干人看來，直覺和中國思想，中國生活，有個前人未發見，他們總發見的特別密切關係。他們說，牽於中國人知道運用直覺——至少是牽於中國人善用直覺——中國文化纔有特殊特性。這種直覺不但別中國文化於異域文化，而且這分別別是中國文化的優點所在。於是直覺這個概念竟成了稱文化直覺必用的稱號，用這種稱號的稱號可以顯出中國文化不是非他種文化低不可的。於是中國文化價值的有無似乎全須決於直覺價值的大小。於是中國人再不願不問直覺究竟是什麼。

此則我，是來論直覺的——固然我也有點關係。

### 論 理

於直覺的意見。我只要報告一位在中國的歐洲人關於直覺的言說。他是荷蘭中央腦系研究學院院長，現時在北京協和醫學院擔任講席的開博思博士。最近他有一篇「推理，直覺，與宗教」的演說。現在我就把他贈我的這個演說詞的十六頁英文印本裡面的要點錄出，作成以下一個概要。

不但裏面立論的次序我遵守，他的字句我也多多引用。希望我不至於錯報告什麼。

(甲)「知能有兩個源頭，他們同是起於吾人之心，同是合乎名理，然其出頭之門不同。」

(乙)「先看知能這兩個源頭流出的兩類信解。易言之，先看這兩類知能的外狀。」

(一)第一類信解因為構成他的知能活動是在科學裏進行的，故稱「科學的信解」。科學的信解，是心頭清清楚楚有個目的的人，費了很久的時候，做了許多分析的工夫，仔細推求種種與本題有關的細節，種種的因果，種種的關係，最後綜合一下纔得到的結論。這是極勞神，極慢的稟序。

(二)第二類信解因為促成他的知能活動名曰直覺，故稱「直覺的信解」。特別是我們的道德觀和社會關係，但也是科學，裡面都有直覺的信解。這一類信解似乎不勞我們去訪求他們，而他們自己來拜會我們。他們一起頭便是有完整性的，有綜合性的。這就是說：我們的直覺信解，是出發點和發展層次不為我們所了知的結論。

直覺這個字，源於拉丁文的 *intus* 意為「直見一物之內裏」。直覺是「不打算追求細節目，立「就生的關係下知。故直覺之本性是很能綜合而非分析的，他把整個的看做整個的，明白這個整個所以為整個的諸種關係。他的本性極像畫家或雕刻家心中的觀念。」「其稱得起來藝術家的人，能得外物之全體性，外物之本性，外物之神，外物之魂。直覺把直覺和藝術家的觀念相比，是無可非議的。」

(一)且看直覺在科學裡曾經使我們悟到些什麼真理——預先悟到那些後來纔能用分析方法證明的真理。

(a) 最正確的科學是數學。數學的基礎論旨是一些公理，如云「圓周內之任一弦線，短於其所截之曲線。」這些定理是不證自明的——直覺所示的。直角三角形兩腰上正方形之和等於弦之正方形——這個命題表示更複雜的關係。此理雖是塔塔哥斯之後的人證明而且至於今日已有九十多個證明，但塔塔哥斯直覺早已找出。據現代數學界泰斗愛恩斯坦說：若沒有直覺，近代數學裏的最高觀念再也不會出現。

(b) 科學的直覺，在生物學和心理學上，也啓示過最可寶貴的成果。有一條通過兩門學問的原理由近代科學繼續證實的，却被蓋基紀元前三百五十年出世的亞歷斯大德，先直覺發覺見了。

(未完)

### 文 藝 談

#### 蘇曼殊傳

楊鴻烈

我們根據大眾的書蘇曼殊傳，蘇曼殊遺棄

言，究柳蕪夫的蘇曼殊傳，就可以得到「蘇曼殊」字子殺，號曼殊，廣東香山人。父廣州人，商於日本，娶日本女，生曼殊，家之返國。很少的幾句話，但曼殊的身世在他作的那本「斷鴻零雁記」裏，儘可知道這書是他自己的寫照，這本書雖是小說體裁，而自來文學家如曹雪芹之於紅樓夢，英人笛根士(David Copperfield)之於塊肉餘生記(David Copperfield)，法國都德(Alphonse Daudet 1840-1897)之於小物件(La Petit Chose)，都是作者的自傳。曼殊在「斷鴻零雁記」裡記他他的乳名說：「吾身世究如何？」乳名答他說：「夫人——曼殊的母親——為日本產，衣飾悉從吾國古代，此吾見夫人後，始習聞之，三郎即夫人命賜名也。吾母之夫人，兩眼腫腫地，無幾月，即生父見吾，爾生父宗師，為江戶名族，生平肝腹照人，為軍黨所推；後此夫人綜覽季世，漸入清濁，思博爾託俄上國，故爾爾身於父執為童子，使爾爾島島民性，爾爾長進為人中龍也。明知茲事有干國律，然慈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乃親自抱爾爾行來遊吾國。僑居三年，忽一日，夫人詔我曰：「吾東歸矣！爾其珍重。」復次攜三郎妻離合淚曰：「是兒生也不長，爾其善視之，吾必不慮爾爾。」語已手書地址付余，囑勿遺失，故吾今尚珍藏書篋之中。」(六——七頁。)蘇夫人回日本後，曼殊在他父執家裡過活怎樣呢？乳名說：「爾父執為入誠實，懷念爾生父於彼有恩，視爾猶己出，誰料爾父執辭世不旋踵，而彼婦——曼殊父執的妻子——初視爾耶？爾爾無知小子，受侍之苛，莫可倫比。」(八頁)曼殊的父執的妻子真殘忍了！在曼殊一方面說蘇夫人已葬魚腹(八頁)，在蘇夫人方面說曼殊上山，為虎

所囑(二八頁)，跟着把乳媪也趕走了(六頁)；曼殊那時還有一個父親，是他未婚妻曼殊的父親，曼殊說：「曼殊之父在余父未逝之前，已將雪梅許我，後見余父家式式，余生母復無消息，乃生悔心，欲與余約。」(一五頁)「當時余固年少氣盛，遂掉頭不顧，飄然之廣州常秀寺支廟暫住長老，婚受為驅鳥沙。」(二六頁)這是曼殊自述他出家入禪的原因；章太炎說他是因為「廣中重宗法，族人以子般異類，羣預斥之；父分貨其母，令子般出就外傳，習英吉利語，數歲，父死，母歸日本，子般貧困，為沙門，號曰曼殊。」又說：「子般少時，父為聘女，及壯貴甚，衣食物在僧俗間，所聘亦絕。」(一)柳樂疾傳說曼殊是「一說曼殊之曾祖，本師龍長老者其才，試授以學，不數年盡通梵漢及歐羅巴諸國典藉，」曼殊自己說他治歐文，二年是在西班牙收師舅家，是因為他羨慕「其人清幽絕俗，實景教中紳士，非包藏禍心，思補人國者。」(斷鴻零雁記一七頁)後來他得了他那「古德幽光的未盡靈梅一百金的聘約，他到日本去省視他的生母；「骨肉重逢自然是人生最大的快樂，加以他受他嫡母的厚禮，和他表姊那子那得細細的愛護，他雖想不味感梅，而子却合他無屬意之人，他病了，子那自煎湯藥，還請精美的臥房給他住，在他榻前接幾几上每長必易鮮花一束，種種體貼留存，無微不至，紅樓夢裡寶玉所承的寵，也不過如是，謝了真令人羨然！但後來他畢竟不告而逃了，回到西湖仍穿上僧衣做和尚，一天科考落第，緣由齊女公子口裡得知他的未盡靈梅，「其母母固為富家婦，這出閣一夕，竟絕絕而天中的消息，他由此脫離廣州去找省原去了，這本斷鴻零雁記也就結束。此後曼殊的事蹟，雖不可詳知，但據柳樂疾的傳，那麼曼殊因為他的風塵飄死

了。他「飄然無所向，遂逐初服，險絕絕大江，遍歷湘之長沙，皖之安慶，蘇之蘇州與門，浙之武林，而居上海最久；又感支那故事，萬里遠程，隻身走身海，周遊歐羅巴利亞諸境，自耶婆提航海歸，其間數載東渡倭有母；曾前大總統孫文，玄瑛那人也，時方亡命橫從，期復清社，海內才智之士，歸家祖漢，人人願從，玄瑛遊，自以為相見晚，玄瑛期其間，若莊光之於南開故人為。及南都建國，一晚上上海，好逐逐那遊，旋女登前，弗一破其禪定也。中華民國七年五月二日以疾卒于寶隆醫院年口十有口。」曼殊死在公歷一千九百一十八年，他的年齡既不知，那曼殊一生，自然無法推算了。

由上面幾段不全的傳看來，那麼曼殊所受於刺毒險的社會的刺激有如雷根士，所享的人間艱難有如曹雪芹所自寫的賈寶玉，至於他浪漫的天才又有如英國時代詩人的獨倫，這些都可從他的作品裡得看出來的，不過曼殊的性質却始終是一個「天真未彩」行事浪漫的人，所以章太炎說「子般蓋老氏所謂嬰兒者也；」「不解人事，至不辨稻麥，期無階級，觀四五孟，亦不知為稻也。」「曾在日本一日飲冰五六斤，比晚，不能動，人以為死，觀之，猶有氣，明日復飲水如故。」又說曼殊在他所聘女與絕之後「歌更聖，人無與者，乃入倡樂之，倡樂歌走！始去美利加，有肥女重四百斤，那大如汲水觀，子般觀之，問求。耶！安得肥重與若者？女曰：「吾欲帶人」子般曰：「吾無帶，為若何如？」其行事多如此。但使他出入一等的地方，豈是道德高尚，操守真剛，所以章先生接着說：「然性率直，見人詐偽欺行若，常瞋目誓之，人以其狂態，亦不懼！」「書無元氣率也說他是：「獨行之士，不從流俗，然于朋友之義，凡委貨功利之事，視之蔑如也。雖名在革命者，或不能得齒列。」又說：「元氣與劉光復有舊，時時宿留其家，然與

光誠險者，元氣與章之，或不同生；讀而不詳，迫而不詳，其知之謂歟！」柳樂疾的靈玄瑛傳也說辛亥革命以後，那曼殊也在日本驚相識的「乘時得位，」即欲效玄瑛，玄瑛冥鴻物外，足未嘗一履五門，時論高之，生平口不言錢，而揮手盡黃金，值實絕窮不得餐，則擁安終日臥，怡然弗以為困；得納以來，絕口婚官。」這樣的人格真當得章先生所謂「厲高節，抗浮雲」六個字的考語了。英國哈得遜(H. H. Hudson)說過：「一本偉大的作品是作者的腦和心產生的，著者將他自己放在那書一頁一頁的上面，這一頁一頁的書都具着他的生命，都同他的個性相成的。」我們要來記這這幾句極有價值的話去讀他的詩文，方纔能懂得曼殊的文如其人。

曼殊的著述是很多的，但大半都散逸不存了！現在可考見其有以下的幾種：

- (A) 詩集
  - (B) 小說類
    - 燕子飛遺詩一卷
    - 英劍記
    - 綠紗記
    - 碎碎記
    - 斷鴻零雁記
  - (C) 翻譯文學類
    - 文學因緣
    - 英法三味會
    - 拜神詩選
    - 悲慘世界
    - 梵文八卷
    - 潮音一卷
    - 雜著隨筆若干卷
- (本館完)

### 兒童世界

## 寄兒童世界的小讀者

沐心女士

朝陽下過一彈無際的草坡，穿過深林，已覺得湖上風來，湖波不是昨夜微睡如醉的樣子了。——悄然的坐在湖岸上，伸開紙，拿起筆，拾起頭來，四圍紅葉中，四面水聲裡，我要開始寫信給我久遠的小朋友，小朋友猜我的心情是怎樣的呢？

水面閃爍着點點的銀光，對岸草大刺花圍着亭亭的松樹，都證明我已是在萬里外。小朋友，到此已逾一月了，便是在日本也未嘗寄過一字，說是不起呢，我又不願！我平時寫作，喜在人靜的時候，船上却處處是公共的地方，喧鬧嘈雜，人人可以來。清晨最好，心胸却覺得清淨。我只會在晨間絕早，船面無人時，隨意寫幾個字，堆積至今，總不能整理，也不願草草整理，便遲延到了今日。我是看重小朋友的，想小朋友也能尊重我！

許多話不知從那裏說起，而一階階打著湖岸的微波，一層層的沒上穩立的湖石，直到我疲憊的距離來，似乎要求我將她介紹給我的小朋友。小朋友我其不知如何的形容介紹她！她現在橫在我的眼前，湖上的月明和落日，湖上的濃陰和微雨。我都見過了，真是像萬千。小朋友，我的愛我的人都不在這裡，便只有她——海的女兒，撫慰我。

「Let's go, 請會會我，我像他像他像他像他。」每日黃昏的遊徑，舟輕如羽，水波如不勝。岸上四圍的樹葉，綠的，紅的，黃的

**本社出版部代售書物目錄**  
 本出版部代售書籍教育用品備有  
 詳章函索即寄  
 科學方法  
 心理學  
 教育學  
 社會學  
 國語  
 算術  
 常識  
 衛生  
 體育  
 音樂  
 美術  
 勞作  
 自然  
 歷史  
 地理  
 公民  
 英語  
 法語  
 日語  
 俄語  
 德語  
 國文  
 作文  
 書法  
 繪畫  
 手工  
 音樂  
 體育  
 衛生  
 常識  
 國語  
 算術  
 常識  
 衛生  
 體育  
 音樂  
 美術  
 勞作  
 自然  
 歷史  
 地理  
 公民  
 英語  
 法語  
 日語  
 俄語  
 德語  
 國文  
 作文  
 書法  
 繪畫  
 手工

**民國雜誌**  
 新編第一集  
 內容豐富  
 印刷精美  
 每冊一元  
 訂閱五元  
 郵費在內

**新設雜誌**  
 每月一冊約十萬言  
 內容豐富  
 印刷精美  
 每冊一元  
 訂閱五元  
 郵費在內

**寄兒童世界的小讀者**  
 沐心女士  
 內容豐富  
 印刷精美  
 每冊一元  
 訂閱五元  
 郵費在內